

言情小说

不再有梦

岑凯伦 著



不再有梦

(香港) 岑凯伦 著

梦不再

岑凯伦 (香港)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10月 153页 1.10元

1000,01, 1000, 1000, 1000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新登字 01 号

不 再 有 梦

(香港) 岑凯伦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0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1994 年 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7-227-01257-3/I·333 定价: 4.50 元

不再有梦

他爱织梦：美丽的梦，她爱上了他；
痛苦的梦，她爱上了别人。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有梦，因为现实比梦更可爱！

目 录

君应有语	一
不言憔悴	五四
不再有梦	一三二
曾经相识	一八四

君 应 有 语

几乎没有人记得他原来的名字——石遗尘。

“石敢当”是大家给他的浑号。

石敢当是个勇者，是勇者的代表！他也是个勇者。

曾经，他在酒后，与四个比他更健硕的大汉打架，而在浑身是血里，他仍挣扎着爬起来。

他打架像不要命的，他流血像不知痛楚一样，所以，石敢当的外号，就这样不脛而走了。

其实，他这人与他本来的名字很相配。

人，就似一块石头。

冷酷、无情，也像石头一般，硬梆梆的。

而且，他只是一块被遗落在尘世，丢在野路旁的石头。

穿过野路，谁会向路边一颗石头注意。

他默默的存在着，他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心，但人们也不敢碰他。

谁都知道，伸腿去踢石头一下，石头分毫无损，痛的只会是自己的脚。

石头不知有情，永远是冷冰冰的。

何况，他是一块最普通、最平凡的石头。
谁都不会喜欢一块石头的。
当然，石头也不会对别人的感觉有任何反应。
石本无知！石本无情！

× × ×

石遗尘的工作，很配合他的人。
他是黑房中的冲洗技师。
在不见天日之斗室里，与外界隔绝，只要准时有冲洗好的胶片可取，谁会关心负责冲洗的人？
反正，上班时，大家将拍好的胶片送进黑房，永远都会有人在黑房里等待着。
就似路边石头，你不用向它凝注一眼，你也知道它总是在路边，不会消失。
下班时，每个人有自己的归途，更有谁理会石头是否仍孤独的在路旁？

石头，总是很沉默的。
非到不得已之时，石头都不会开口。
石不能言，而石遗尘亦总是无语。

× × ×

石头，特别是平凡的石头，不容易受人注意。
叶翩翩上班的第三天，就发现了这块石头，而且跟石

头发发生了第一次接触。

敲着黑房的门，叶翩翩十分焦灼。

明明门上的红灯没亮，叩门怎会得不到反应？

三分钟就在等待中溜走。

也许，黑房里没有人。

她忍不住去推门，安全灯已熄，破门而入不该有事。

黑房里果然亮着灯，意外的，房里有人！

人，背着她，看不见脸孔。

身型高大的背影，一动不动在药水盆旁边。

他对闯进来的人，浑无所知了。

叶翩翩有点不安，斗室中，虽然只是一个背影，没来由的，给她一种压迫感。

“嗨！”

是招呼，也是让别人发现自己的存在。

高大的人，依然不动，仿佛听不到斗室里，多了一种呼吸了。

“放下。”

连愤怒也忘记了，叶翩翩只是怔得瞪着眼睛。

二十年来，从没有听过那样的声音。

低沉的男性嗓子，但……那两个字，硬绷绷、冷冰冰，没有任何感情。

“你……”叶翩翩分不清，自己想说点什么，张大了嘴巴，只吐了一个字，就无法继续。

面前静止的一切，似乎有点变动。

那不动的背影，正缓缓的移转着。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

失神地，望着面前的人，叶翩翩，似乎仍然看不见，相对的人究竟是如何的模样？

满脸的胡子，掩着他的轮廓。

眉毛与胡子，同样浓密，只有一双眼睛，依然可教人看得分明。

眼睛很深，很黑，该是很好看的眼睛。

可是，四目相投下，她不由自主的感到遍体冰凉。

从未见过，如此冷漠，木然的眼。

人的眼睛，再难看也好，总带着不同的感情，但她如今见到的——只是两颗黑色的石子。

两颗石子望着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深深的吸口气，叶翩翩好不容易挣脱，不再去看那对眼睛：“这卷菲林是一百度，但我以四百度去拍，请你冲的时候，留意一下。”

没有变化！本来就没带一丝人类感情的眼睛，又怎可能会有变化？”

甚至，叶翩翩没有把握，自己的话，眼前这块石头，曾否听到？

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黑房的？

却知道黑房外，才是属于人类的世界。

人类的世界，有纷争，有爱恨，有欢笑，也有泪！

但那斗室里，除却冰冷，还只有冰冷。

那儿有的，不过是一块有呼吸的石头而已。

人，不该对石头生出好奇。

石既沉默、石既无情，偏去探讨，说不定，会碰个焦头烂额！

石不会动，但，石却坚硬。

血肉之躯撞到石上，石会无损，人呢？

× × ×

“你说，石敢当？”

小杨望着叶翩翩的时候，简直像是一副不能相信的表情。

谁对石头发生兴趣，都是教人另眼相看的。

“怎么那个人叫石敢当？”

“大家都这样叫，因为这块石头够勇，一个人和四个大汉打架。”

忆起黑房的印象，小杨的话，简直夸张。

“他还会和人打架？”

那种冷漠，不该会有喜怒哀乐。

“真的，那晚公司周年纪念联欢，石敢当喝醉了，与人大打出手，全公司的同事都看见呢！”

“谁赢？”

与她无关，却竟萌出一种奇异的好奇。

“唉！双拳难敌四手，何况人家是四个人，那夜石敢当可惨了，事后足足躺了一个星期！”

“你们没有人帮他？”

没来由的不满，忽然觉得，人类世界比那黑房中的，竟

更冷酷。

小杨却轻松地在笑。

“你不知道，石敢当打架原来却不要命的，他眼睛给打瘀了，鼻梁也折了，手臂还被对方用破酒瓶插得血流不停，可是，他没有倒下啊，反倒是与他对手的四个人，被他的狠劲吓倒。”口沫横飞的，小杨像仍为当夜的事在兴奋着：“大伙儿见他这么勇，真是另眼相看，所以自此之后，我们就封这怪物做石敢当。”

“谁在说石敢当？”

插嘴的是洪欣欣，会计部的女孩子。

“你问欣欣，石敢当多利害，全身是伤，还可以自己走回家，连别人扶他一把也不要。”

洪欣欣，秀气的、文静的女孩子，此刻却皱起眉来。

“那晚真可怕，真亏你们在说，像石敢当那种人，简直……是野兽！”

没有女孩子喜欢看到流血、打架，尤其是不要命的打架。

叶翩翩不像女孩子，她竟充满兴趣。

似乎，从小杨与欣欣的话里，她已知道，石头并不只是别人眼里的简单。

她觉得，她已看到了一点点，沉默背后的一点点。

“好端端，怎会说起石敢当？”欣欣问。

小杨向若有所思的叶翩翩一指。

“我刚才去黑房，被他吓了一跳，所以——”

不需隐瞒，她确曾被惊吓过。

“你怎么会去惹他，那是一块死石头，你只能把他当作一块没有反应的石头。”

欣欣亦立即叫起来：“他的眼中，所有人都一样，我从没见过比他对女孩子更无礼的人。”

对落在自己身上，充满同情的目光，令叶翩翩有点啼笑皆非，仿佛在刹那间，自己成了受尽委屈的可怜虫。

“其实也没有什么，如果我早点儿知道他这样的性格，就不会被吓。”

“对这个人，我们采取的态度——视而不见，你以后慢慢会习惯。”小杨忠告着。

“都是同事，我们……”

人与人之间，为何不可以友善点儿，叶翩翩很想把自己的见解说出，可惜，她没有机会。

“你要记着，石敢当是个怪物，他——绝对是那种随时可动手打女孩子的人，千万别惹他！”

洪欣欣的语气和态度，都很严肃，也充满善意。

叶翩翩却忍不住笑了。

“你们怎会这样子想？好端端的，别人又没开罪他，他怎会打人？”

小杨、欣欣真有偏见？

或者，她们比叶翩翩更了解那个人？

“以后你会明白，石敢当是个怪物。”这是小杨的结论。

“就算他不打人，这种怪物，根本就无法与人相处！”洪欣欣的结论。

她们全比叶翩翩更清楚石遗尘，她应该相信她们的话，

重视她们的警告。

她若聪明，不该去碰第二次钉。

可惜，小杨她们对她的认识尚浅，总是新同事嘛。

她——同样是个特别的女孩。

叶翩翩是——

山中有害，往虎山行！

渡口在前，向波浪跨！

除非她不认定，认定了的，她勇往直前，纵是焦头烂额，永不回头。

× × ×

黑房，到底是另外一个世界。

像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在心间。

要闯入别人的世界，并不容易。

黑房——更是难进入的世界。

它的门，本来就需要时时紧闭，它的存在，本来就特别为与外界隔绝。

人，就算有心闯入，黑房的红灯总亮着，拒绝欲闯的陌生人。

虽然，有人刻意去闯入，但门里的世界，拒人于千里。

叶翩翩也不特别的要闯进门里，她明白，许多事情是急不来的。

何况，缘份是注定的，若是无缘，硬闯也没有用。

大半个月过去，她没有再见过黑房里的人。

整个办公室，不曾有人再提过他，他仿佛是不存在似的。

不存在于人们眼底，也不存在于人们心间。

唯一想过那默默在黑暗世界里存在的人，就是她了。

不过，也是在忙碌工作后偶然的忆起。

毕竟他们之间虽有过接触，到底仍是太浅了。

怎可能就此生出牵系。

× × ×

步入小食店时，叶翩翩的视线，立刻被角落中的孤独影子所吸引。

那满脸须子的男孩，那双如冰一般，没有情感的眼睛，印象难忘。

他——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角落里。

在他的面前，是一盘子的饮品、食物。

此刻的他，正把手中的汉堡饱，送进嘴里。

他的动作很奇怪，很特别……

他是那么谨慎、那么认真，是怕食物会弄污他满脸的长胡子？

而他的食态，是那么专心，似乎整个世界，再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他留意一样。

他甚至不知道，有双眼睛，从步入小食店后，就未离开过他的身上。

叶翩翩踌躇着，她很想上前招呼。

她的眼像牢牢的钉在地上一样，无法移动。

这儿不是黑房，这里还有许多陌生的食客，假如，她的友善招呼，被对方来个毫无反应。

她到底是女孩子，众目睽睽下的钉子，她没有勇气迎上去。

可是，他那孤独的模样，却令她引起了连自己亦难解释的一份怜惜。

——他是否每一日都在这儿解决他的晚餐？

——他没有家人为他做饭？

——他总是那么孤独，没有陪伴他的人？

石头，如果有人肯去注意他，就会发现，原来石头也有许多令人不解，却又感兴趣的谜！

捧住食物，叶翩翩向那寂寞的角落步去。

她感到自己正在冒险！

思量过，这个险值得去冒。

寂寞的人，对坐的位子 is 空的——

纵使碰钉，也不会被其他人知道。

她终于来到那角落的座位，石头仍在专注地吃着自己的晚餐。

“我……可以坐下来吗？”她轻轻地说。

有点失望，却也是预期到的，石头就是石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缓缓地坐下，面对着面。

石遗尘的眼睛更是直视前面的，可是，在他冰冷的眼睛下，他对面前的叶翩翩，像视而不见。

眼底的冷漠，仿佛她是从未相识的人一样。

“嗨！”

和第一次一样，叶翩翩作出友善的招呼。

没有任何反应，投出去的善意，像掉进茫茫大海。

他认不得她？

这种木无表情，她不是第一次遇上。

比较上，她习惯了。不，曾经有过经验，曾经难堪过，如今是比较可以接受，可以忍受了。

当然，她心中仍然难过。

“上……上一次，谢谢你替我为那卷菲林强迫显映。”这是强迫找话去说。

没有因为对座的人说话而停下来，石遗尘仍然专心在吃着自己的食物。

射落于她身上的目光，不带任何表情。

似乎，他真的就是一块石头，真的没有感情，连喜怒哀乐也没有。

叶翩翩很不好受，也——很不甘心。

“很滑稽，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是空气，不存在似的。我的话，其实是诚意的感谢，但……”

石遗尘已把纸杯里的咖啡喝掉，在叶翩翩的话还未说完之际，他霍然站了起来。

他步出食店，他头也不回，甚至，没有对叶翩翩说一句再见。

目送那孤独的背影离去，叶翩翩的感受，何异于被别人掴了几记耳光。

她可以埋怨吗？

如果说，石遗尘的态度，令她失去了自尊，但，她是自己迎上去的。

石头耽在那里不会动，是人先去踢它，人的脚才会感到痛楚。

阵阵的心灰，叶翩翩感到，她碰到的，非但是石头，更是花岗岩。

他——像花岗岩般坚硬，像花岗岩般冰冷。

要敲开它，除了耐性，还需要很好的工具。

她有这份耐性？她可以忍受这种一次又一次的自尊的被打击？

而工具，敲开岩石的工具，该是什么？

她并不知道，也寻不着。

× × ×

石遗尘果然就是一块石头？

他真的冷漠，没有任何感情？

步出小食店后，他在街上走着，在黑夜街头上，他靠自己的双脚。

他不在乎夜会深的，因为他很清楚，家——并没有人在等待自己。

路很长，他也走了很久。

差不多是两个钟头了吧！他的脚应该是很疲倦，但他的腰背，却仍然挺得很直。